

致敬呵护城市的“智慧眼”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郭紫娟

在中心城区,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穿梭于大街小巷,采集上报发现的暴露垃圾、占道经营、井盖丢失或破损等城市管理问题,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和汗水维护着城市“高颜值”,为城市的干净、整洁、有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他们就是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

5月20日,户外温度已近40摄氏度。记者在五一文化广场附近看到,正在此处巡查的周口市智慧城管综合运行中心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王颖颖早已汗流浃背。“我每天巡查网格时,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将发现的线索上报平台,同时跟进问题处置。这份工作需要每天奔波于大街小巷,网格内发现的每一处问题都要如实记录,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不能有丝毫懈怠。最近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在户外工作很辛苦。但是看到我们发现的一个个问题被整改、城市面貌一点点改善,我们的辛苦付出也变得更意义。”王颖颖说。

据了解,王颖颖从事城管信息采集工作已有5年了,她每天7时左右就投入巡查工作中,日巡查里程在20公里以上。她和她的同事们始终以饱满热情坚守岗位,细致、及时发现城市中存在安全隐患和各类问题,不断充实城市运行的数据库,用实际行动展现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的责任与担当。



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在拍照。(资料图)

护学岗争议背后 是家校关系的错位

□吴继峰

近日,广西百色右江区实验小学家长护学岗引发热议。一位三年级学生家长发布视频称,家委会强制排班要求家长轮值护学岗,自己甚至被迫抱着2个月大的婴儿站岗。虽然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护学岗遵循自愿原则,但家长却表示“被排班、无选择”。笔者以为,当护学岗从守护孩子的安全举措演变为对家长群体事实上的困扰,这种举措就已经暴露出了家校责任边界模糊的深层矛盾。

家校共育理念的提出,本是为搭建沟通桥梁、凝聚育人合力,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频频异化为责任转嫁的通道。学校将本应承担的安全管理职能分解成家长排班表,家委会成为执行行政指令的“二传手”,自愿原则在集体行动的压力下形同虚设。当专业安保力量缺位时,“家长执勤”便成了填补漏洞的权宜之计。看似热闹的轮岗场景中,真正的安全效能反而在形式化运作中悄然流失。

学校通过家委会这一特殊纽带,将硬性指令转化为家长群体的“自愿选择”,形成了独特的压力传导机制。在集体行动的裹挟下,个体家长既担忧拒绝执勤可能影响孩子在校处境,又困于工作生活压力难以分身,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伦理困境。这种家校关系的畸形互动,导致家校共育的平等性、双向性难以存续。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构清晰的责任边界与专业的治理体系。校园安全不能依赖家长轮岗,而应建立专业安保、交通疏导、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家校联动不应异化为执勤排班,而需拓展到教育理念共融、成长环境共建等更高维度。守护孩子安全不应成为道德绑架的筹码,家校共育更不能异化为责任推诿的游戏。唯有坚守专业精神、明晰权责界限,让教育的归教育、家庭的归家庭,才能真正筑牢校园安全的根基,托举起健康的教育生态。

生命因挑战而精彩

周口90后孙宁第四次冲击珠峰



90后女性攀登者孙宁近照。(受访者供图)



孙宁在珠峰上展示五星红旗。(受访者供图)

□记者 侯国防 杜林波

“我们现在已攀爬到海拔7000米左右处,每到一处都要花费几天时间做适应性训练,等身体状态完全适应了,才能再继续攀爬……”5月19日下午,曾3次攀珠峰2次登顶的周口90后女性攀登者孙宁告诉记者。

2019年,孙宁成为河南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

2025年五四青年节来临前,她第四次向珠峰发起挑战。

是什么让她多次丈量8848.86米?

“河南人的性格特质就是厚道、坚韧、踏实。就像攀登珠峰,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坚持,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第一’。”孙宁说。

首次登顶让孙宁兴奋不已

2012年,大学毕业的周口姑娘孙宁开启毕业旅行。当她第一次远眺珠峰时,内心被这座世界最高峰深深震撼,当即在微博立下誓言:“今生一定要登顶,不管五年还是十年!”

此后,孙宁开启了漫长的准备,进行体能训练、学习登山技巧,还不断挑战其他雪山积累经验。

“我从小喜欢画画,老师带着我们去写生,我很喜欢大自然,喜欢徒步,后来慢慢开始登山。”在上海开设艺术工作室的孙宁告诉记者,她攀登的第一座雪山,是四姑娘山二峰(海拔5276米)。当时有六人同行,但只有两人成功登顶,她便是其中之一。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去攀登雪山。

2018年,登顶马纳斯鲁峰(海拔8163米,世界第八高峰)时,孙宁有了尝试攀登珠峰的念头。

2019年5月,孙宁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河南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

3次攀登2次登顶

2019年成功登顶珠峰之后,孙宁对这座山峰的感情愈发深厚。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海拔8848.86米,北坡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

2019年、2023年,孙宁两次从南坡顺利登顶。

“我一直想从北坡登顶珠峰,因为我了解过太多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背后的故事。”孙宁说,1960年,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顶珠峰,但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一直到1975年,时隔15年之后中国登山队员才第二次登顶珠峰。北坡登顶珠峰的背后,夹杂着很多中国人真挚且复杂的情感。

因此,2021年,孙宁早早地提交申请,期待着从北坡登顶珠峰。

但事情并未得偿所愿。在攀登至海拔7300米处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攀登者们不得不撤,放

弃登顶。

“当时我站在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我说‘有一天我还会来’。”这句话是孙宁对珠峰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没有不甘的怒吼,只有像雪山般沉静的笃定。

今年4月,孙宁再次来到西藏珠峰大本营,为第四次攀登珠峰做准备。“这也是为了完成2021年未完成的事情。”她告诉记者。

“将珠峰的裂缝‘缝合’起来”

孙宁从事艺术工作,在艺术创作方面,珠峰成为她的重要灵感来源。

采访中,孙宁告诉记者,有人以纪录片的形式,将攀登珠峰的全过程,以全新的视角展现在世人眼前;有人以照片的形式,展现珠峰奇景;有人以书写的形式,记录关于珠峰的传奇故事。每一个作品都是拿命换来的。“同样,我是以鲜花的方式,将珠峰的裂缝‘缝合’起来。”孙宁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引发人们探讨珠峰对人生、对艺术的影响,以及人类攀登珠峰的意义。

在孙宁近期发布的视频里,她以雪山为背景,在镜头前坚定地说道:“我出生于老子故里,我将带着老子的智慧和老家人的朴实、坚韧冲顶。我还想对鹿邑的父老乡亲们说,我站得再高,也记得我的根在哪儿。”

青年人敢“做梦”

孙宁说,每次登山或是在山上进行艺术创作,她也会累到大哭。哭过之后,她总能“满血复活”。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强大,而是她愿意面对那些脆弱和不确定,并把它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变成攀登的一部分。在孙宁看来,所谓青年,一定是敢于提问、敢于探索、敢于做梦、敢于在实践中找到自我方向的人。对于未来,孙宁有着清晰的计划。

“我想登‘7+2’(‘7+2’是指七大洲和南北两极点),以这次攀登珠峰为起点,去触摸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孙宁说,“每个山峰都有独特的语言,我想做的,是用艺术串联起这些自然与人文的对话。我希望把登山变成流动的艺术项目,比如在乞力马扎罗探讨生物多样性,在南极用冰雪创作。”

“对于我来说,珠峰的高度是8848.86米+N,‘N’是我的精神高度。”孙宁说,“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高处!”

从冻到睫毛结冰的四姑娘山到珠峰顶的生死考验,孙宁总会带着一面“老子故里·鹿邑”的旗帜登顶。在孙宁看来,真正的巅峰,不在云端,而在每个敢于出发、勇于坚持的人心中。

登顶不是终点,是下次出发的起点。这个来自河南、来自周口的攀登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